

晨钟暮鼓

当奥运近在咫尺

王文咏

奥运是一个舞台,展现着力量、意志、技巧和自然的美,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人们为胜利所鼓舞,为失误而遗憾,为参与而自豪。当2008年奥运会近在咫尺的时候,我们翘首期盼。我们已经时刻准备着,迎接奥运的到来。

依然记得2001年7月13日那一个激情之夜,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时,人们相互击掌,相互拥抱,任激动的泪水尽情流淌……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一刻,每一个华夏儿女会永远铭记这一刻。结果一宣布出来,我立即用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我已经记不清曾经有多少次在日记中写下对奥运能在北京举办的祈愿,而此刻当那么多渴望的日子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我心潮澎湃。那一晚,我彻夜未眠,走上大街,和朋友们一起点燃烟花,庆祝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后来也不知道和兄弟们灌了多少瓶啤酒,那一晚的心情高涨到了极至。

著名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中国,我的土地,我的爱,我的家。从那一晚上起,我就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奥运、感受奥运。我开始更加疯狂

地学习外语,哪怕到那时候能为外国友人指一下路,和他们友好地打个招呼也是一种欣慰啊。在业余时间我就到社区里打羽毛球,到体育场踢踢足球,夏天去游泳馆,周末的时候去参加全民健身……

我还参加了当地媒体举办的奥运知识竞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居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获悉一家商场举行大型奥运签名活动时,我坐了两个小时的车赶到那个城市,就为了能在横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次经过签名的大横幅将会被送到北京去,能让我与奥运靠得更近。

后来出差到北京,我特意去了施工中的“鸟巢”和“水立方”。在北京,我购买了许多与奥运有关的纪念品。还拍下了许多与奥运息息相关的珍贵的照片。我把这些照片都放到了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羡慕。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人用最贴切的言语表达了

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激情和热爱。前年我有幸来到青岛,正赶上举行2006青岛国际帆船赛,也算是为2008年奥帆赛做实战彩排。蓝色的海面上百帆竞发、劈波斩

浪,“心随帆动,驶向成功”,14天的短暂时光激情四射、撼人心扉,我零距离地感受着帆船运动的无穷魅力,也镌刻下了一幕幕难以忘怀的精彩。

去年5月,我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再次来到北京,感受到这里迎接奥运的氛围更浓了。在出租车上,我与司机提到了2008年的奥运会,他兴致盎然,竟和我聊得十分投机。这次在北京,由于白天晚上都要排练节目,时间十分紧张,我只能趁中午休息的时间办点儿“私事”,打车去了奥运体育场馆。那感觉,就像初恋时见到自己心爱的人一样,甜蜜得心都要醉了。

能拥有奥运会的门票应该是很幸福的。我在一家国家级财经杂志举办的征文中获得了二等奖,奖品就是奥运会的门票。我自己还买了几张票,这样我就拥有了自己所需要的奥运会门票。在我的书房里还珍藏着全套奥运会纪念币和邮票,曾经有人想花钱把它们买下,我当然只有婉言谢绝了。

奥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天看着我的博客上的奥运会倒计时,我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琐碎生活

省油行动

陈洪娟

最近油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每次给爱车加油的时候,看着“嗖嗖”往上蹿的计价表,我的心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照这样下去,车都快养不起了,我得千方百计把油给省着点。

以前加油的时候,总是很潇洒地对加油小姐说:“加满!”现在每次都只加三分之一。你想想,少拉几十公升的油在路上跑,油耗肯定也少些。那低垂的油表指标也时常提醒我,没事尽量少往外跑。有朋友来借车,看到油少得可怜,只好自己去加油。朋友也不至于把他加的油跑干了再还车,所以每次车送回来的时候,还能赚回不少油。

每天开着车去上班,路上总会碰到几个等公交车的同事,于是搭顺风车就是家常便饭。下班的时候,也常有人蹭车,特别是雨天,还要一个个送到家门口。每天多拉几个人,还要多跑冤枉路,不费油才怪呢!为了躲开搭顺风车的同事,我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下班的时候像做贼一样溜走,实在溜不了,就借口要加班,磨蹭到最后一个下班。尽管每次说谎都让我脸红心跳,但为了省点油,我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大热天,空调能不开就不开了,还自我安慰:开窗通风健康又省油;看报纸,最关注的是汽车版

上的省油秘诀,一条条牢记在心;以前懒,现在一有空就整理后备箱,能带回家的带回家,没用的就扔掉,最大限度地减轻爱车的负重,哪怕几只矿泉水瓶都不放过;外出办事,先要设计好线路,打听好有没有停车的地方,省得来回兜圈找车位;以前经常逛超市,现在每周去一次,去之前把要买的东西列个清单,以防漏了什么,免得再跑第二趟;以前隔三岔五下馆子,现在没饭吃就叫外卖,一个电话就送上门,不用自己开车出去跑……

一系列的省油行动,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油钱真省了不少。呵呵,也算苦中作乐吧!

往事如歌

套知了

杜良振

夏季里,树上的知了一叫,我就想起了少年时在树枝上套知了。套知了是件很有趣的事儿,从马棚里找来马尾,马尾很软也很细,挽成小套,绑在麻棍或竹竿上,就可以套了。一般都是在吃过中午饭以后,这时是知了叫唤最响的时候,大人们都在知了的鸣唱中睡午觉去了,我邀上几个小伙伴,从门后面拿起早就绑好了的知了套,就向村外的树林里走去。此时,树林里只有一个单调的音符:唧——哇——

几个人分头行动,各自为战。有的趴在树杈上,有的站在小树上。套知了还有个讲究,若是叫唤

知了(雄性知了,雌性的不叫唤),得从前头去套;若是“哑巴”知了(雌性),得从后头去套。反之,不但进不了套,还容易把它吓跑,这是经验,原因嘛……至今,而且永远都可能是个谜。一定要按照“游戏规则”去进行工作。首先要认准“公母”才能下套。公的身短膀宽,而且叫唤起来后肚上翘。这时的知了最好套,开始先把马尾套轻轻放在它头下的前爪上,再慢慢向它头部挪动,它可能是感觉谁在逗它玩,把前腿一挠一挠,就像明星在演唱会上接受献花那样,边叫唤着边把头部和腿挠进了套子里,丝毫不影响“演奏”效果。看它“上钩”后,再

慢慢收紧手里的竹竿,知了一旦感觉不对头,扑棱棱想逃,已经晚矣。套来的知了,都把它们装进罐头瓶里。不一会,瓶就满了。“打道回府”后,再把它们分类进行处理:把母的挑出来,母的肚里有籽,去掉翅膀和小腿(大腿有肉留下),无论蒸、煮、煎、炸,吃起来都很鲜美。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道美味。叫唤知了一般不吃,没肉,除了两片指甲大的发音器外,肚子空空如也。头腿下水也都穷得可怜,都是囫圇着去喂小猫。喂猫之前,嘴里还念念有词:知了知了你甭恼,本是路边一棵草。小猫爱吃我就套,你到阴间去报到……

浅吟低唱

新时代赋

郭旭东

昔有唐虞,道隆德馨;逮于贞观,世泰祥祚;日运当今,民奋国新。感此,不禁赍卷慨叹,掩涕沾襟。

追溯千载青史,无不德关倾首;景仰万世英雄,均为仁义之伴;剖析亿国兴衰,人本载舟覆舟。鉴古导今,前辙后师。先烈领袖,披肝沥胆,踏荆斩棘,开国立社,曜灵万世。并有改革开放,吐故纳新,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功勋小康社会,鸿猷民族复兴。鉴此,北燕南飞,鸞马颂鸣。国家人才济济,众患消弭,现方兴之端倪,开历史之滥觞;万民雀跃,举国欢腾。

吾辈不敏,当愿步先辈之卓行,履世代之心愿,鹰扬天汉,虎啸山林。非学巢穴穴之隐,不效楚狂接舆之矜。心涵霜雪,志怀冰玉,行德守性,湿而不溜。猛虎力脱索蹄,壮士悲酬素誓。日日惶于德非盈,时时戒在利得失。以德报怨,以道引行;警似累卵之危,学应矢志雕龙,进当龙文鞭影;现木勃勃之生机,如泉涓涓之激冷。股肱手足,戮力合应。一鼓再鼓于小康社会,精卫填海于伟大复兴。倘此,国家必更万宝增煇,乾坤定愈空前朗靖!

九曲溪之歌

杨庆凯

武夷山下九曲溪,九天裁下练一匹。一溪九曲十八折,曲曲折折画图里。原本瑶池真境界,今随流水到武夷。顺水泛舟九曲头,一路风光看迷离。七十二洞洞洞幽,三十六峰峰峰奇。九十九岩岩岩雄,百零八景景景旖。如诗如画九曲溪,胜景多在崎岖里。九曲溪长长有源,武夷山高高无极。人王帝子千秋事,兴衰荣枯若涟漪。人生壮志安可穷?扶摇直上攀云梯!慧心自能通造化,流水亦可入新词。平生自有烟霞志,第一功名只赏诗。狂言岂敢向友朋,愿与诸君共努力。九曲溪水研浓墨,武夷青峰化神笔。万里蓝天作长卷,任写八闽盛世诗。



书法 周广臣

男人的风暴

关仁山 著

孟瑶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为真实,更接近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她感到赵振涛就带着官场的那一套,整天带着面具。她不解的是,像她和他这样活法不同的人怎么会这么铁得搅在一起?

赵振涛与她说了好多的话,好听的话,她考虑是不是他觉得在这个状态下说出的话才最有意思?

第二天早晨,赵振涛没有惊动熟睡的孟瑶,与上学的男男一同起床。男男要到学校吃饭,赵振涛没吃饭就赶到宾馆。找到司机尽快回到北龙去。刚刚出了省城,汽车进了高速公路的出口,齐少武就把电话打过来,说盐化的盐场与碱厂打起来了。盐工们抢了碱厂袁厂长的汽车,还惊动了公安。赵振涛追问着:“这回是不是你小子捣的鬼?”齐少武矢

口否认:“哪能呢?我是主管副县长,还有把尿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赵振涛手机电话没电了。昨晚忘记充电了。他关掉电话,想象着盐场和碱厂到底能闹到何种程度?盐化是他的包片蹲点单位。他在调研中对盐场和碱厂的矛盾有一些了解。这些矛盾的后患还是那个李广汉埋下的。碱厂欠着盐场一千四百万的债务,而碱厂又欠着金山水泥厂七百万的债务。渤海对岸的卫原化工厂又欠着碱厂的一千七百万的债务。如果这些“三角债”不能及时清理,从金山水泥厂抽出建设资金来,将是一句空话。而且还有可能使北龙的财政在他手里发生第一次崩溃。不能再拖了——

赵振涛心急如焚。情况十分严重。

盐化盐场盐工们把北龙碱厂袁义良厂长的奔驰汽车给抢走了。袁厂长并没在车里,他被一些盐工堵在了办公室。事情闹起来的时候,盐场的佟长贵并没有在场里。他带着财务科的几个人到外地要账去了。盐场进入冬天还能产盐,可是没有一点资金,实在是转不动了。盐工心里除了咸,更多的是愤怒。李广汉被处理了,多多少少替他们出了一些气,可这并不能维持长久。看着盐场高高的盐垛而自己却一年拿不到工资。而整个盐化还没有不开工资的地方。佟场长是接替李广汉的原来副场长,他答应在入冬下雪之前把工资开了。落雪了,茫茫的百里大盐滩到处都是盐的颜色。天地白了,可盐工们的眼睛却血红血红。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二百多人,首先把碱厂的袁厂长围住,抢了他的汽车,紧接着就把运碱的小公

路给截了。过去这条公路是运盐和运碱共用车道。四年前两家共同出资修建的。盐场周转不开了,运盐的汽车都加入了运碱的行列。盐场的车队也被他们租了去,包括葛老太太的个体车队。说明碱厂有钱,他们有钱发展自己却不还盐场的欠债,天下哪有这等道理?

由于盐工们分不清哪辆是碱厂的运输车,哪辆是个体运输车。他们一概截住。还逼着司机们把车上的碱面统一卸到盐场去。碱厂的司机没怎么闹,个体司机却气炸了肺。如果碱面从他们的手里被抢,碱厂要找他们索赔。先是对骂,继而就厮打在一起。拳脚和棍棒飞舞,吼声骂声和时而爆发的车斗被掀的声音,碱面飞扬,构成了一片红与白的混乱世界。

求救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正赶上副县长齐少武值班。